

〈蝙蝠紀〉

你必得經過曲折的那道山徑，穿越闇不見光的森林，赤足涉過急湍的流水，腳掌被銳利的石片劃破，鮮血在水波下暈開，血腥的氣味吸引數條灰如鴿石的蛇魚泅游而來。你擦乾雙腳，用枯草敷住傷口，重新套上獵靴，再步行過一段鬼針草茂密如碧玉針叢的小坡。然後，你便能找到我。

我在這座洞穴裡匿藏多時，洞口窄仄，日光被突出的岩壁阻擋，岩壁如一道屋簷，堅硬的陰影下野草淹沒來人的小腿。你躡步踩進草叢，發出輕微的沙沙聲，像遙遠的海浪撲打你的膝蓋。

你正在尋找我。洞穴裡垂掛著成千上萬隻酣眠的蝙蝠，如成千上萬串黝黑的葡萄，果實般的蝙蝠頭顱緊閉著眼瞼，皮革般的雙翼包覆住柔軟的身軀，你目睹此幅景象，一股油然而生的興奮湧上胸膛。此刻，你不為了殺戮，而是為了摘取。

你逐一辨認每頭蝙蝠的色澤。我以雙翼緊裹住身體，屏息匿身於洞窟最偏僻的角落，藏身於一塊凸出的岩石背面。我是所有黑色葡萄之內唯一閃爍著光輝的那一名，我脆弱的肚腹如黑曜，透映著水晶的光澤。堅韌的雙翅繡有金色的芒邊，紋路極細如花蕊，如精緻的巫者的長袍。我緊闔的眼瞼之下，暗藏著一對青金石色澤的瞳孔，每當我轉動雙眼，尋覓弱小的獵物或蔽體的陰翳時，眼珠爍動著翡翠色的星芒，那光澤愉悅而憂傷，能教鎮上最貞潔的姑娘心神蕩漾。

你萬分謹慎地越過一串又一串黑葡萄般的蝙蝠，腳步如同冬日的雲雀一樣沉靜而穩定。終於——你看見我羽翼上的金紋像微弱的晨曦在黑暗裡閃躲，你伸出戴著厚軟皮套的雙手，極其溫柔地將我摘下。為了防止我太過驚恐而掙扎，你將我如嬰孩般包裹在柔韌的獸皮中，輕柔地擁在你的胸前，同樣輕步謹慎地走出了洞穴。

此刻，晨星依舊眨動著瞳仁，散發猩猩眼睛般的玫瑰色光澤。我在你的懷裡安憩如一頭溫馴的貓。人們說道，我是世界上唯一一頭擁有心的蝙蝠，若能豢養我，便能洞悉人心最深闇的秘密。這也是為什麼，曾經有無數獵人遍尋我的身影而不得，因為我善於守密，直至自己也成為一則謎題，無解法以脫身。

你將豢養我的悲傷，我鐵石一般的孤獨，你將忍受我咬噬自己翅膀的雜音，你將為我擦拭傷口流出的血，並發現我的血液並非其他野獸的鮮腥，而是清澈如月光的素淡青色。

你將餵食我以蘋果、栗實、松鼠、銀魚。你將因撫摸我黑曜石般的腹部，而得以知曉生命的苦難。你將替我的腳踝繫上純銀的鎖鏈，鍊身鑲嵌幼獅的乳牙所磨製的墜飾。我將為你揭示——嬰兒的笑靨。少女的慾望。國王的弱點。夢境的徵兆。星月的預告。

〈時間的房間〉

我們打算徒手組造一間房間，你向我展示你已坐擁地大量的建材——那是你辛勤勞動所攢積下來的、一千萬塊時間製鑄的磚。磚身堅固、光滑、看上去如此頑固，無可摧折。

我偷偷地伸手觸碰那時間之磚，時間觸手冰涼如電，我想時間彷彿是某種非常清澈的鐵了。

趁著某個無人的二月清晨，凌晨四點五十三分。你駕車往山上駛去，要去那紅嵐覆蓋的森林。你說嵐色如醇酒，每名吸吮過的山客皆迷醉。蜷在後座的我瞥著窗外凝固的風景：灰泥地，野草丘，孤蜂與鳥群……車窗並未全然地緊閉，於焉，一尾黝黑天鵝絨般蝴蝶無邪地撞進窗縫，它方才纏綿過的蜜汁滲入你的頭髮。

這絕對是一個 sign——同意嗎？你自信滿滿地吸噓著深山的雲，正式開啟我們來此的任務——

一百株脆嫩無骨的鬼針草，數十把比你更高的雪花花的芒草，一大捆清瘦的木棉枝球，一簍沉重而柔軟的苔絨。……你說：這是最好的材料，用來編織為一張極寬大的地毯，覆蓋半座島嶼的裸身。你歡喜地笑道：我們將在這張毯子上喫眠坐臥，我們該赤裸地在大毯上滾動，舞蹈，以行動重新喚醒植物的織理和意識，那麼，房間裏的每個角落，將流溢著不可見的愛情的芬芳。

除此以外——你看中了好幾片形狀怪異的坡石，站在山路邊，一面抽菸一面打量這些山石。它們看起來很老很老，老得像一路撩撥骨頭的山風。鈍重而足以依戀。它們將成為屋瓦的重要材料。你說：到了平地，石頭便會變成火，當火砌為屋，而那裏將要有一座暖灶般的房間，於是下一個冬天，我們便成為無畏寒冷的勇者。

你仔細地沿路更蒐集了數十粒琥珀，十多束松葉，一整掬手掌已風乾透骨、失落了名字的菓實……最好預先蒐集紀念品，因為我們早應該將一切的記憶預先排演完整：儀式性地親吻，漫長而濕潤地交媾，重複地問候：早安，午安，晚

安。——以免房間尚未完工，時間卻早先一步遺忘了所有。

你竊取他人的時間（尤其是，那曾經為你心碎的人，那曾經為你心軟的人，那一度因為你而為你掉血、失眠、嘔吐如瀑的人啊），攢積著狡黠的資產，我想你會成功的——你將成功擁有一座房間，而從遠方遠遠地望過去，那時間的密磚在三月晨光下閃爍如金箔。附近的公園傳來孩子們的笑聲，母親懷抱著嬰孩們，展示那嶄新的小小的身體與心。

這絕對是一個 sign——或許吧——實情是：我從未踏入那個時間的房間——我從無受邀入室，如同我從不鎖緊那門且貓步離去。

〈行走〉

那人強烈地踱著步伐，好似在暗示某種不滿。陰暗的室內，牆面貼滿了破爛的70~80年代搖滾樂手的海報，一張疊著一張，形成一層斑駁而柔軟的繭衣，好似仰賴於此便能保證他的榮光年華未曾消散。

那人菸不離手，忠誠的狗蹲坐在他的腿腳旁，彷彿一尊獅神，虎虎地溫馴地守護著四周，栗子般的黑眼珠緩緩地環視一切。他撫摸著狗的頭，狗的毛髮黑如星芒，他撫摸狗身的那隻手彷彿也沾染了些微的夜光。

那人替狗繫上繩圈。狗歡快地舔著他的手，黑尾巴一拍一拍地擊打空氣。他與狗節奏相同地步出樓門。凌晨四點鐘，狗小躍步地走在他身側，不超前也不落後。行走。拖鞋的鬆隙摩擦堅硬的水泥地面，腳底跣進了一粒碎石子。而他並不介意。

行走。在行走中思想。或者甚麼也不思想。一間仄室，一條黑狗，一條天光不明的巷子路——這是他坐擁的所有。他任憑狗在小樹旁撒尿，等待的隙間他拆開一包萬寶路，點菸，將煙霧深深吸入肺葉。狗小完了便，便傍著他的小腿，靜靜地抬頭望他，一口接一口吞吐著闇夜的黑雲。

那人捻熄了菸蒂，繼續行走。從小巷的一頭走到另一頭的巷口，再折返，從巷口走回巷底。他們的步伐堅定，人與狗彷彿持有某種共識：行走是目的，是過程，也是終結。僅僅是置身行走之中，移動，呼吸，意義，意義的碎片，便成為一套流動的風景。風景裏有他與狗兒，有瞬明瞬滅的老舊路燈，有早就遭人拆毀的巷尾的監視器，有無數扇鐵門，鐵門背後無數盞搖搖欲熄光明燈。祖先牌位，清水供奉，平安度日。這麼多的祈禱和願望，擠兌在同一條窄巷裏，一窗一樓地往上疊砌。犬之巴別塔。心思墜地。無聲粉碎。

行走。在行走中行動。在行走中欲求。對狗而言，行走是慾望。行走是越界。行走是途經。行走是目的。他翻找菸盒，掏出最後一支紙菸。他邊跨著步伐邊擦燃菸。對他而言，行走是咒術。行走是記憶。行走是換取。長髮披肩。日光曾灑上她淺淡的笑靨。他將手舉高彷彿要觸摸星空，指尖碰觸了攀牆蜿蜒的藤葉。萬物搖盪。

〈浴室〉

她抱膝蹲於浴室的磁磚地板，腳底淌著水印，拓下兩隻雪白的足掌痕跡。彷彿是剛剛淋浴過，小馬般的鬚髮斷續地滴下碎鑽般的水珠，胸乳和脖子正散發玉蘭的香氣，濕潤的髮梢綻放梔子花的芬芳。

她伸出手掌胡亂地抹拭鏡面，霧珠沿著鏡框流落，顯示出半面明淨，清晰地映照出她赤裸而豐腴的身軀。她拱起手臂捧起雙乳，溫熱的乳頭如櫻桃般炙燙而筆挺。圓潤的腰腹以特殊的線條連接著蘋果般飽滿的陰阜，以及結實的臀部與雙腿——這是一具能令男人心馳神盪的肉體，而關於這具身體的熟軟曲線所遞出的訊息，她比誰都心知肚明。她曾巧妙且充分地運用自身的性感氣息，在一張又一張床褥上榮光稱后。

她對鏡而立，手指捲繞著柔韌的髮絲，看似正在思考些甚麼，或者，僅僅是單純地想著某個人，想著某一件特別傷心的事情，以及那一個教誰都也摧心折骨的人。

所有的離別都是水霧，她一邊將浴室的門張開半扉，讓霧氣稍稍淡去，卻又任憑水珠不斷滑落髮梢，或圓或細的水珠滴落她頎長的後頸，像任性的珍珠般隨意彈跳。而她彷彿毫無知覺般，連額角散亂的髮絲也不抹整，裸身坐在馬桶上，緊握著手機。

手機屏幕上浮現一個名字，她猶豫，猶豫著該不該按下通話鍵。名字讓她心神不寧，意志軟弱，情緒混亂。——多麼困難啊，她幾乎要坦承自己已然逼近愛情的陷阱，但太多的雜緒，而他的名字與他的妻的名字，她都熟識無比，使得一切更加艱困。她縮起肩胛骨，像一頭鴛鴦收攏羽翼，等候著狩獵與被狩獵的、危險的快意、純粹的善行。

一開始究竟是誰先發動攻勢？她已分辨不清敵我差異。她的情人，她的讎人，她的友人，恍惚間盡皆化身為陌生人，全世界僅剩她獨身一人，在一間瓷白如雪地的浴室裡，手裡緊握著一隻號碼，一場賭注，一次破碎。

她想，開啟這一切局面的人不應該是自己。當她穿上得體優雅的淡紫色套裝，如一株盛開的鳶尾花前去赴約，她總是想起他的妻。而他鮮少說話，總是吻她，從柔嫩的唇瓣吻向耳珠，往下探索，往下，往下，直到她再也無法忍耐地，從體腔深處溢出清澈的細瀑。她是水流，而他是石頭。高潮來臨的時候，她不斷地想起他的妻，那張哀愁而清淡的面容跳出眼前，與他高漲的慾望融合為一體，同時進入她的身體，她的陰道，她靈魂的祕境。

她決定，隨手拎起浴袍包裹身體，原本緊擒著手機的右手高高舉起，將手中物體砸向鏡子。薄弱的水銀應聲破裂，瓷磚地板上灑滿細小尖銳的碎物。她看向鏡中的自己——破碎。扭曲。變形。永恆的不完整——她盯著滿地的狼藉，而浴室是舞臺，是劇幕，是戰場，為她預演一場不見血光的廝殺。

〈包裹〉

包裹送來的時候，她正煲著粥。

電鈴倏然大響，她不得不暫且放下手裡的湯杓，鍋底轉微火，擦乾手前去應門。

郵差頭也不抬地遞出簽名板，直遞到她鼻子下頭。她打量眼前這名男人，瘦長的臉頰明顯地凹陷下去，高聳的鼻梁輪廓和陷入的眼眶，讓她想起神色憂愁的吉姆·賈木許。男人的神情與其說是不耐，更接近某種幽默的無奈。確認過名字之後，她將包裹挾進臂彎，返身進屋。包裹極輕，拿在掌心的感覺像捧著一隻秋蟬的殼蛻，她稍微搖了搖盒身，卻聽不見任何聲響。

她且將包裹放在桌上，回過頭去繼續看顧粥鍋，湯水微沸，表面冒著細小的泡泡，紅蘿蔔、高麗菜、芹菜等細碎的菜料在粥中溫和地浮沉。她攪拌著粥湯，掂量著糜軟的程度，關火。鍋子旁已準備好一隻雪白的小瓷碗，碗緣纏繞著青色的紫藤花圖案。她舀起一杓粥，小心翼翼地注入碗中。

她一邊謹慎地吹著氣，啜著滾燙的粥氣，抬眼一邊就看見桌上郵差剛剛送來的包裹。盒身沉默地掩埋了署名——沒有寄件者，沒有來處，包裹上字跡工整地寫著她的名字與地址。她放下喫粥的湯匙，忍不住好奇心地拿起包裹——那是全然陌生的字跡，她不記得曾經看過誰寫下這樣的筆劃，筆觸娟秀地像出自女性之手，然而許多男人的字也是秀秀氣氣地。總而言之，它是一道無從解答的謎，而她還不知道該如何拆解。

她食量小如雀鳥，煲一鍋粥可填一整日的胃口。黃昏輕輕躡入她的屋子，她感覺有些疲累，臥在沙發上，不知不覺緩緩盹去。

醒來時，時鐘的腳步已經過了午夜。僅點著一盞小檯燈的屋內，卻有另一團光暈正隱約閃爍。她環顧四周，倏然發覺那令一道光源竟來自桌上的陌生包裹。那只無名無姓的包裹像一顆遙遠的星星，沉靜地款擺柔和的星芒。

她突然間明白過來——那包裹之內所裝著的，是她寡居七年以來的一切孤獨一切沉默一切憂傷，因此無可秤掂其重量，因為人們心底的孤寂，胸肋之間的悲慟，超越一切言語所能陳述之物。

而她的心——她的心在包裹裡微微地顫索——靜默的哀愁，避世的寂寞——她的心安寧地躺在包裹中，散發幼雛絨羽一般的光芒，使朱槿心碎，使月色傷感。